2017年6月8日
责编:冯若茜 美编:罗敏 校对:冯若茜
陶瓷信息

梦回高考

■ 陈柏清

天是这么蓝的吗？当我仿佛卸下千斤重担，身轻如燕地走出高考的考场，抬头看看天，蔚蓝如洗，只有几丝白云飘散。背景是同学们扔笔的扔笔，抛书的抛书，高声对题的，低声饮泣的，默默无语的，相互拥抱的，仿佛一下从奴隶社会来到了解放区。

班主任老师迎过来问我“考得怎么样?”我只说了一句“还行吧。”然后一头扎回家，睡了两天两夜。后来去看成绩，老师对我说“你睡了两天两夜，因为你那句还行吧，我担心的两天两夜没睡。”这是我们那时的班主任老师，经常深夜还伏在宿舍的小窗前，为我们用油墨刻题，那映在窗上的影子相信我们班的每一个人都终生难忘。

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是那时常用来形容高考的一句话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积聚青春所有的力量只为冲过桥去，三月不知肉味算什么呢，头悬梁锥刺股也都不奇怪。我相信许多同学都跟我一样，甚至不知季节的转换。

每天天还没亮，校园还凝滞着朦胧的睡意，已经有三三两两的同学往教学楼走，操场边上的路灯旁，小柳树下坐着一些更早的同学，嘴里叽里呱啦的在背外语，偶尔遇到不会的，借着微弱的灯光翻翻书，然后微闭着眼，继续叽里呱啦。当教学楼的大门打开，大家默不作声，蜂拥而入，神情模糊，目光发呆，脑子里都还在思考琢磨刚刚在书上看到的内容。安坐在教室里，闻着那熟悉的男生臭脚丫子味，汗味，女生的雪花膏味，某种暧昧不清的味，楼顶的大钟当当敲了五下，电脑自动生成的男声响起“距离高考还有XX天。”看了一会书，还觉得那声音在头顶盘旋。上着自习课，也有搞出怪动静的，大家默契的哄堂一笑，都知道是某君在释压。

乡下孩子把高考成功作为进入城市的唯一跳板，他们学得更辛苦。我旁边坐的一个女生，来自农村，学习成绩本来很好，可是由于学习压力过大，造成精神失常，一开始是莫名其妙的自笑自答，后来变成无故骚扰同学，学校对她进行了劝退。那天她哥哥来接她，从教室窗前路过，自行车后座上驮着她的行李书包和脸盆，她低着头跟在后面，我们坐在教室里上着自习，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。那时男生是拼命三郎，女生是拼命三姐，争强好胜的我自是不例外。床头铁架上的蜡烛油都可以作证，水房里窗台旁微弱的顶灯下也曾有我的身影。伴随着水管偶尔滴答的漏水声，有多少单词，数字被塞进脑中。常常要学到这种状态才会放手，那就是觉得大脑已经炭化凝结了，肩上像扛着一块大木头，才会休息，倒头就睡，那种睡眠，恐怕只有临近高考的学生才能体会到，就是抬着扔下三楼都不会知道。当一个人为着某种计划的实现雄心勃勃时，那是“累并快乐着的”，就像即将参加检阅的士兵，疲惫早已被压在对未来成功的期待中。

与现在高考那天孩子家长恨不得全家出动相比，我们那时还没达到那程度，当然也有一些家长在考场外等着的。我高考那天没看出我们家有什么不同，日子照旧，就是头一天晚上临睡前我妈问了一句：“明天你考试，可别去晚了，早晨吃点什么啊?”我说：“吃啥都行。”第二天因为九点才开考，难得睡了个懒觉。起床一看，爸妈都上班去了，粥和大饼咸菜摆在桌上，还有五元钱，我吃了饭，揣了五元钱，拿好了准考证铅笔橡皮之类，准备走着去，一路上看见不少穿校服的学生，应该都是去考试的。走到校门口，看见卖香蕉的，突然很想吃香蕉，这种欲望就像小孩子馋东西，非要吃到嘴才舒服似的，于是掏出我妈给的五元钱，花三元钱买了几根香蕉，坐在大门前的台阶上吃起来，彼时许多准备入场的同学都带着点奇怪的眼光看着我，我想想，一个女孩子在这样的时刻这样大喇喇的坐在这里吃香蕉，是有点不妥，于是心里暗笑，怀疑自己，是不是也有点学傻了。剩三根香蕉，不能带进考场，我就交给了门口查准考证的老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考完那科出来时，那位老师还拎着香蕉等在门口，他一边递我，一边笑着问，“考得咋样啊。”我说，“挺好。”他说，“那就好。”然后转身走开了。原来他早就下班了，为了我的三根香蕉站在门口等了小半天。现在还记得他瘦削微驼的背影，灰白的头发，还有这个陌生温暖的等待。

回头看看，高考绝对是影响一个人一生命运的，那是青春年少时的我们人生必由之路。成与败都已是过去式，留下的是各中酸甜苦辣的记忆。

那年高考，静悄悄

■ 葛亚夫

一

不只人会失声，时光也会。

那年高考，就像很久以前的无声电影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安静地走来走去。不知是旧时光的信号太差，还是屏蔽的效果太好。这么多年了，那段青春依然是静音状态。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说，就忘记了；有些事还没来得及做，就过去了；有些人还没来得及告别，就散了。

那些故事，我都记得。只是，若再见面，我们还能否认出彼此，叫出对方的名字?

二

考前认考场。一声熟悉的咳嗽——是她。她嫣然一笑：“你也在21考场!”我点点头。她父母虎视眈眈围过来，仿若我是恐怖分子。他们不知道，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。

两班南辕北辙，我们却是“近邻”——租住在同一个院落。晚自习放学，她会从班门口经过，咳嗽一声。我就收拾东西，回去。我知道，那条的幽深小巷，让她很害怕。我数过很多次，巷子有520步，我们之间有5步，我能清晰听见她嘴里哼着朴树的《那些花儿》。

三年都没跨越的5步，高考却让我们成为前后桌，只一步之遥。

三

学校门口，寸步难行。陪送的家长多过考生，拉着孩子，百般叮嘱。此刻，父母正忙着收麦子。他们只熟稔农事，不知数理化，无论高考。上阵父子兵，只有我单枪匹马。

我刚进考场坐下，她就说，很紧张。我笑笑：别怕，我在你后面呢。她问我怎么没有人送?不紧张吗?我说，有人目送呀!你在前面，我就不紧张了。我没撒谎!抑郁时，我就跑去看她。为此，班主任还训导我一晚上。他的话我都已忘记，只记得那晚月色很美。

考场里很安静。我们整齐划一地思考、答卷，但走出考场，命运却迥然不同。

四

吃过晚饭，去找同学。他爸堵在门口，说他睡了。我听到他朗朗的读书声。去找其他同学，剧情也都雷同。高考期间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兄弟，没人陪你无聊。但我知道，毕业典礼上的泪水和纪念册上的誓言，都发自肺腑，不是应景之作。

经过她的窗前，灯还亮着。她父亲蹲在门口，烟头昏黄，摇曳闪烁。他喝咐我，动作轻点，他女儿高考。我点点头，告诉他，我也高考。他歉意地关上门，示意我休息。

高考结束，许多考生与家人相拥而泣。学校铁门缓缓关闭，我有种刑满释放之感。

五

三年的书本，八十三斤，每斤三毛二，共二十六元五毛六。收破烂老板算不出，让我算。出于对知识的尊重，他多给我四毛四。二十七元钱，我买两个菜、三瓶啤酒，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。三年的书山，一千多个日子的勤为径，只够我买一回醉。

回去时，我隐约听到她在哭，还有她的父母。我靠着墙壁，心隐隐作痛。两天后，我清醒过来。我满城找同学、朋友和她，但时光留下的，是青春的一场空城计。

六

多年后，我以为是我忘记了她的名字。后来才想起，她的名字我并不曾知道。

就像那段被设置为震动的时光，我谁都没有遗忘，谁都没有记得。那年高考，静悄悄。

一披蓑衣伫细雨

■ 鲁珉

梅雨季，满身泥，一披蓑衣细雨里。

此情此景，已经上演了千年。走在唐时田野里的张志和，正高声吟唱着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

蓑衣，呢喃这个散发芳草气息的词语，仿佛那朦胧烟雨就在眼前，倾刻间便氤氲整个回忆。

仲夏，田野里，小河旁，池塘上，不时有雨中蓑衣走过。那蓑衣如同今天的雨伞，平常不过，但却编织着千百年来的烟雨田野，在那一披蓑衣下。

眼前的雨一帘又一帘来了又去时，似乎看见王士祯也在雨中。“一蓑一笠一扁舟，一丈丝纶一寸钩”，浮现出的，就是那幅极富浪漫情调的如诗画面。那老者，在烟雨中独坐小船上，手持鱼钩，身披蓑衣，头戴箬笠，钓出一片极致意境。

“蓑笠朝朝出，沟塍处处通。”路边长着小草，小路伸向那一片田地。人站在超膝的稻田里，低头拔稗，仰头看天，看云堆积如雪，心里想着，那雨什么时候可以下。

雨落下了，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田野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。没有了蝉鸣鸟叫，只有雨打风声。

农人不能闲着，身披蓑衣，穿梭在田野里。看那沟是不是畅通，那田的缺口扒开没有。不然，水漫稻田，浸垮了田埂，就蓄不住水了。

闲下来的时候，就开始制作蓑衣。小山村有很多做蓑衣的高手。青砖黛瓦的屋檐下，一溜儿摆开制作蓑衣的器具。先是将处理好的棕树皮整成棕丝板，用棕皮搓成的细绳连接，再按准备做成蓑衣的大小进行缝制，有时一件蓑衣要做好几天才能完成。

做好的蓑衣形似规整的披风，坎肩、开襟、圆领，用时只要把脖颈处的棕绳对系后向下系在腰上。下摆很是宽松，可随意摆动，方便下地干活。

自家做成的蓑衣虽然笨重粗糙，也不能折叠，但它经久耐穿，遮雨性能好，沾上泥巴也很易冲洗。棕丝又不易腐烂，一件蓑衣至少可穿一二十年。加上蓑衣透气性好，夏日穿着不闷热，冬天更能挡风雪。

夏天太湿热，稻子却在水田里欢快地生长。只是到了稻子灌浆的时候，盼雨。农人身上总会披上蓑衣，企望雨能够快快地下来。

暮色里，雨终于落下了。刘禹锡身披一件棕色蓑衣，在雨中踱步，随口吟道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……”雨打在蓑衣上，顺着棕皮线又慢慢滴落，沁入田野花草里。听到光阴的脚步，和着一披蓑衣的声响，走在烟雨中的乡间小道上。

土地还是春华秋实的那片土地，总是在烟雨深处走来我们的父辈，从落雨的田埂上归来。一头老牛，从不屈从风雨，伸出冒着热气的舌头，将洒落的水珠卷进嘴里，细细品咂这雨的清凉。

远远地看见，父亲紧跟在老牛的身后，一声悠远的哞叫仿佛依然来自烟雨的深处，让父亲的脸上有了些许喜色。

蓑衣离我们渐行渐远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，不再有人披起。留下的，是“柳下垂钓趣，烟雨透蓑衣”，或是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。能够记忆的，全都在柔弱的心田里。

猛然发现，那一披蓑衣依旧伫立在烟雨里，恍如隔世。虽如此，依稀看见父亲的身影在烟雨深处，耕耘，伫立，密密织补着那陈旧而温馨的时光。

守厂记

(十三)

□ 谭旭日

如果说，佛山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片未开发的金矿，我就是这座矿山的挖掘者。生活在佛山十多年，感受佛山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有人说，这是一个极易发生故事的城市，这里有许多的非虚构题材。佛山是珠三角地区一个重要的产业城市，也培育了大量的产业作家。一直以来，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片热土上，安静地写作，安静地生活。很多佛山产业作家，书写个体生命的悲欢，书写后工业现场的风云变幻。而佛山作为一个陶瓷之城，这个巨大的产业群体，隐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。春节守厂，他们，她们，来自湖南、湖北、广西、江西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贵州，组合成一部难得的命运交响乐!

大年初一早上五点不到，再也无法入睡。小区的鞭炮从凌晨时光，断断续续的响砌着。这是一个边远的小镇，没有中心城区那么规范，城市的文明与约束还没有延伸过来。小区住着一大堆刚从田野里洗脚上岸的人，他们依旧习惯于乡下的习俗，信奉神灵，敬慕先祖，祈求安康。我很喜欢这些习俗，打心里不责怪。过年得有过年的样子，闹腾些会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点快乐。

起床洗漱后，虔诚地对着故乡的方向拜辑。跑到厨房，把卤好的牛肉切片，准备煮早餐。吃罢，一个人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拿上手机，里面的信息铺天盖地显示。回复了一个多钟，接近七点的时候，打电话给爱人。彼时，家人刚起床。

八点整，到达公司，给门口的弟兄们新年祝福，顺便给他们派发了几包烟。保安班长阿雄醒目，满脸堆笑着出来迎接。我把晚上准备好的利是拿下来，要他报个人数，让他逐一派发。随后，趁其他人不注意，我给他塞了一包好烟。他乐呵呵地笑着，不经意地放进口袋，脸上吉祥得很。

到办公室前泊好车，朝饭堂走去，给饭堂两个上班的阿姨拜了个年。给她们派完利是，又直接朝车间走去，到岗位一一送祝福。先到石材厂，那里有两个女工在值班，位置有点偏，但是个高风险区域。女工值班勤快，不偷懒，走动多，一有风吹草动，都能及时发现。班长手脚挺快，我到车间巡查，他已经把利是全部派发下去。值班人员没有给我单独讨喜的，倒也顺心顺意。

十点钟左右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坐下来，拿起《江城》，靠在沙发上安静地阅读。这本书我买了两年了，已是第几次阅读，我记不起了。说起这本书，还是有点缘由，诗人多马一次和我私下交流非虚构写作文本，他对此书盛赞不已。涪陵，长江边的小城，作者何伟是个美国人，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“和平队”志愿者的身份在这座城市生活。他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，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。这段经历相当充实，也相当具有挑战性。他在出版前言中一段话写到：“到了晚上，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，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。我从学生的作业里摘抄出一个个片段，把城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记录下来。我还记下了学习汉语的整个经历。总共算起来，我做了好几百页的笔记——我无事可干，写这么多东西倒也轻松。那个时候，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上不了互联网，因此我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少联系。我当时的薪水是每个月一千多块，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游。那期间，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处都没有去过。我也打不起越洋电话——当时贵的不得了啊。两年时间，我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次。除了亚当·梅耶，我也很少看到外国人。那段时间，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。”何伟的生活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与我有着隐密的关联，就好比守厂。这些独特的生活经历，本身就是一段故事，应该定下心来写写。

有时我反思生活，这些看似悲悯的生活状态。其实是生活留给我们的一本教科书。在南方，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庞大群体的生存现实，他们卑微，在底层以平凡的姿态过着极为平常的生活。有的人为了养家糊口，有的人为节省开支，有的人承受更多外界所给予的生活负担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在南方艰难的生存。

我不能对这种生活视若无睹，更不能对这个群体无动于衷。他们平凡，以劳动力的身份坚守着自己的生活。他们分别在球磨工，泵浆工，塔顶工，上煤工，上砖工，落砖工，分级工，包装工，搬运工的岗位出现在陶瓷厂的花名册上。每天在工厂里重复着自己的操作规程，遵循着工厂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则，在岗位上坚守自己的幸福。

甚至和我一样，都有一个烙印——来自农村，日子并不富裕。

南方则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包容，生活更为复杂多样，日子更为丰富多彩。即便守厂，内心也有一种家园情怀。